

杨度外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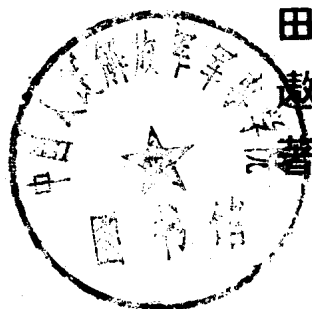
田
遨
著





2 039 2576 1

杨度外传



杨度外传

田 遨著

责任编辑 李 允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2.875印张 296千字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0.600册

统一书号 10105·437 定价 1.35 元

内 容 提 要

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名声的政治人物，他既有抱负也富有才华，却长期坚持君主立宪，并拥护袁世凯做皇帝。当袁世凯称帝垮台后，他迷途知返，经过和孙中山先生的接触和李大钊同志的影响，他才逐步找到挽救民族危亡的力量和道路，并毅然投入中国共产党的怀抱，为革命事业做了大量工作。

这部小说就是根据杨度的生平事迹创作而成的。作者通过对杨度的描写，不但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爱国者的探索和所走的曲折道路，也再现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。

目 录

上 卷

- 一、湘绮楼饯行..... (3)
- 二、保和殿御试..... (18)
- 三、十字路口..... (30)
- 四、东京寓所..... (42)
- 五、会见孙中山..... (50)
- 六、代大臣捉刀..... (60)
- 七、入袁世凯幕..... (70)
- 八、颐和园论战..... (79)
- 九、石驸马大街..... (88)
- 十、彰德涇上村..... (97)
- 十一、京沪往来..... (110)
- 十二、十刹海滑冰..... (121)
- 十三、拒入国民党..... (131)

中 卷

- 一、梁财神驾到..... (141)
- 二、统一斋美梦..... (149)

三、蔡锷到北京·····	(155)
四、畅游三海·····	(162)
五、准备入阁·····	(169)
六、暗伏杀机·····	(174)
七、栽了跟斗·····	(180)
八、听戏看戏·····	(187)
九、大闹总统府·····	(193)
十、侠女出场·····	(200)
十一、梳妆台畔·····	(208)
十二、题匾赠匾·····	(218)
十三、拼凑班底·····	(226)
十四、挂起招牌·····	(234)
十五、到处挨骂·····	(242)
十六、准备坐龙廷·····	(255)
十七、奸雄归天·····	(265)
十八、劫后徬徨·····	(276)
十九、三游江亭·····	(287)

下 卷

一、访问齐白石·····	(295)
二、孙中山寓所·····	(303)
三、保定作客·····	(313)
四、锦囊妙计·····	(324)
五、前往济南·····	(335)
六、病中的憧憬·····	(344)
七、营救李大钊·····	(352)

八、在杜公馆.....	(360)
九、太阳照着他.....	(367)
十、豪情满太湖.....	(373)
十一、愿与梅花结后缘.....	(383)
尾声.....	(394)
后记.....	(398)

上 卷

一、湘绮楼饯行

湖南湘潭有一位很有名气的老先生，叫王闿运。他字壬秋，自题所居书楼叫湘绮楼，世称湘绮先生。他是前清翰林，曾入曾国藩幕，平生著述甚富，门生弟子遍天下。湘绮楼在湘江口北一个小山麓上，适当湘潭、湘乡的孔道，周围多参天老树，风景清幽，低洼处有山塘，种着荷、菱之属；站在高处可以遥望湘江的波光帆影。楼上很宽敞，朝南朝北各有六扇纸窗，南窗下摆着书桌和八折屏风，北窗下是两排镶嵌文石的红木靠椅和镂花的红木茶几。靠东墙和西墙分别排列着十二只书橱，橱中堆放着各种版本的珍贵图书。这里是王闿运著述之所，也是他经常和好友及其弟子文酒聚会的地方。

这天，他正坐在楼上看书，忽听后院有人吵闹，他猜想：一定又是儿子吃醉了酒，对儿媳妇发酒疯，真是不成体统！他抛下书，准备下楼骂儿子一顿。只见周妈匆匆走上楼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老爷子，你看咋办呀？代懿也真不懂事，整天和少姬怄气，少姬又不吃他的，现在少姬闹着要离开这儿回娘家去，说再也不做王家的媳妇啦。”周妈这里是谎报军情，故意颠倒了因果关系。事实是少姬嫌丈夫代懿粗俗，配不过她，闹着要走，她丈夫才跟她吵起来。

“哦，原来这样。”王闾运的思路倒没有跟周妈转，他反而觉得错怪了儿子。少姬怎么这样不守妇道，居然不等写休书，自己就开口要离开夫家！

湘绮楼跨着内外两个丹池——湖南人把大院落叫做丹池。因位置在山坡上，前院地势低，显得楼很高峻；后院地势高，不用下楼，推开后门就能进入后院。前院是客厅，后院是内宅。王闾运背剪着手，站在楼窗口。他穿着对襟马褂，开气袍子，腰系绣面荷包，脚登红缎双梁鞋，背后拖一条白发编成的细辫子，面色红润，额下是稀疏的白须，真是鹤发童颜，象一棵热带的老植物，虽然枝干苍老，却开得满树繁花。

他面对的窗口恰是后院，窗棂上新糊了茧纸，窗纸上布满阳光映射出来的纵横穿插的梅花疏影。王闾运隔着窗子，想听听这对小夫妻吵嚷些什么，他决计暂不下楼，弄清争吵的内容再说。

周妈四十来岁，塌鼻子、横宽脸、大嘴，活象个老狮子狗，还有那双小脚，使人担心它支撑不了她那发福的身体重量。她倚仗着和王闾运的特殊关系，带着一半撒娇、一半撒泼的亲昵神情，斜了王闾运一眼，又说：“我说老爷子，少姬这孩子，别说是你，我也怪喜欢她，有学问，人品又好，这样的媳妇哪里找！可代懿这孩子，歪嘴巴吹葫芦，不知哪来的一股邪气，老跟她吵吵闹闹，能怪人家不愿跟他吗？”

周妈再一次向代懿头上撒烂污，因为她在王闾运家当老妈子，早就赢得“上炕老妈子”的雅号。这引起王代懿的气愤，他见了周妈总是用敌意的目光白她一眼。她受不了这个，她还想摆出后娘的款儿来发发雌威呢。儿媳妇少姬有股傲气，并不把周妈当婆婆看待，也根本不过问公公跟周妈的私情，所以还不致招惹周妈动大气。眼下周妈不希望少姬走，因为有个松散的联盟可以夹攻

代懿，让他低头就范听“后娘”的。

王闾运听了周妈的话，摇摇头，又眯起老花眼睛瞅着周妈，气恼地说：“现在年轻人真不成话！平等呵，自由呵，闹得乌烟瘴气！少姬这孩子，准是受了她哥哥的影响才变成这样的。她哥哥杨哲子年前从日本回来，前来见我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后院又嚷起来。“你哥哥又怎么样？瞧他那股傲劲，眼睛长到额角上，你听他的，可是和尚庙里借梳子，找错了门啦！”这是儿子代懿的咆哮带挖苦声。

“别扯我哥哥，我自己有眼睛，看得出我嫁的是哪一号人！”这是少姬的声音，声音不高，但语气是傲慢的。

“我偏提你哥哥，你什么事都听他的，把他看成洋圣人。哼，你闹着离婚，也准是他挑唆的！”

没听清楚少姬咕哝着辩白了一句什么。

“你哥哥算个屁！”王代懿发现少姬不愿大声嚷嚷，更不愿把夫妻吵架牵扯到哥哥身上，索兴大声吼起来：“你哥哥还敢上京赶考，也不怕上边拿办他！他在日本就和梁启超那群乱党打得火热，动不动辱骂朝廷，哼，他也快成了反叛喽！”

“你……”少姬气极，话没说完就噎住了。她没料到平日很尊重哥哥的王代懿，今日竟对哥哥如此无礼。反叛呀，乱党呀，这可是杀头的罪名呀！

王闾运再也听不下去，气哼哼发话道：“周妈，你传我的话，叫代懿滚开！”

周妈好容易盼到老爷子这句话，转身刚要走，书童从前院上楼禀报：“杨老爷杨度来啦，现在楼下客厅里。”

王闾运叫住周妈说：“他来得好，叫他也劝劝少姬，看他怎么说，看他敢不敢把自由、平等那一套弄到我家里来。”

原来少姬是杨度的妹妹，名叫杨庄，少姬是她的字。她和杨度都是王闳运的得意弟子，素有“才男才女”之称。

周妈“嗯”了一声，转身要走，又回头说：“老爷子，你经常念叨杨哲子有宰相之才，他最近又要进京赶考，说不定考个状元回来。你可别和他发脾气，伤了感情呐！”

王闳运没吭声，转对候在一旁的书童说：“请客人到这里来！”

周妈走出后，后院静下来不再争吵了。不一会，杨度走上楼来。

王闳运觉得眼前一亮。

杨度向老师请安问好。王闳运冷眼打量他，见他穿一件布长袍，背后拖一条扎着红辫绳的粗黑辫子，中等身材，广额秀颐的脸型，端正的鼻子，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双眼睛灼灼闪光。除了颧骨微嫌稍高外，外貌算是英俊的。他字哲子，湖南湘潭人，早年中了举，自费前往日本留学，回国不久，又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保荐，要赴京考试，不是考状元，是考经济特科。这是一九〇三年（光绪二十九年），他这年二十九岁，壮年气盛，加上功名顺遂，又自以为学贯中西，养成了充满自信的高傲性格。王闳运赏识他的才气纵横，甚至欣赏他的高傲，认为高傲正是抱负不凡的流露。今天相见，却对他的高傲产生了反感。

杨度等老师坐到一张梨木圈椅上，自己也从容靠窗口坐下，恰好背着窗纸上的梅花疏影。他觉察到老师神情冷漠，联想到刚才听到内院吵嘴，听得出是王代懿和少姬在吵，看来老师迁怒到自己头上。他装做毫无觉察，笑问老师道：“昨天学生见到夏寿田，他说今天也要来看望老师。”

“喔。”王闳运捻着须尖，声调还是冷冰冰的。

“夏寿田谈到一个消息，说目前光绪皇帝好象自由多了，还经常出宫参加祭天、祈雨一类大典。”杨度报告说。

“噢，这是好消息、好消息。”王闿运重复着，望着杨度思忖：要是光绪皇帝重掌朝政，一定大批擢用维新人才，那么杨度的前程是不可限量的，他想起周妈所说的话，不自然地微微一笑，转问：“你到北京应考经济特科，准备几时动身？”

“准备月底动身。”杨度恭敬地回答。

气氛缓和了些。

杨度对老师具有深厚感情，既是师生，又是亲戚。他过去对老师的思想见解，佩服得不得了，认为不同凡响；现在却不满足了，觉得老师的思想太保守了，象周妈放不开的那双小脚一样。他不希望和老师在思想上拉长距离，总想把老师拉向自己的思想轨道。那样，妹妹和妹夫的争吵也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解决了。

他沉默了一会，想先打开冷冰冰的僵局，再把话题转到保守、进步问题上去。他笑道：“老师，学生在日本时，和宏文书院的负责人嘉纳治五郎，就中国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辩论过，辩论时还提到过老师呢。”杨度能言善辩，也懂得在辩论的节骨眼上该玩一些怎样的小策略，现在他已由防御转入反攻。他象一个胸有成竹的将军，突然勒住马缰，欲擒故纵，等待对手的反应。

他的话抓住了对手的弱点。王闿运以大名士自居，非常好名，因此很关心别人对他的评价。他这时情绪转移，怒气减退，冰冷的气氛解冻了，他习惯地捻着须尖，又轻轻敲着圈椅的扶手，不自然地笑着问道：“你们怎么提到了我？”

“是这样，”杨度整整布袍下摆，重新坐好，微笑答道：“嘉纳治五郎宣扬皇帝专制好，学生就说还是君主立宪好。他说满洲贵族比汉民族优越，说满洲贵族做皇帝，汉民族做臣民，是

合理的。他说老师的帝王之学，也是主张皇帝专制的，学生又反驳了他。学生说，汉民族的文化水平比满洲贵族高得多，鼓吹满洲贵族优越论，是包藏祸心的，是想利用满洲贵族为虎作伥，进一步侵略中国；学生说，湘绮老师的帝王之学，是以老庄之学做基础的，有反对封建专制的成份。”

“驳得好！”王闳运忘记了刚才的懊恼，在杨度脸上重新看到了得意弟子的可爱形象。他微微叹了口气，颇有感触地说：“是呀，我讲的帝王之学，并不主张一家一姓一直专制下去，我佐曾大人幕的时候，就设想过由有才有德的汉人做皇帝……”他突然顿住，没有说下去。

杨度摸透老师的脾气，老师以帝王之师自许，又常常嘻笑怒骂，玩世不恭，为了逗老师高兴，便顺梯儿爬竿，进一步提问：“老师这种设想，有没有向曾国藩透露过？”

谈话的气氛更加热烈起来。

王闳运的眼睛眯得更细了，他压低声音说：

“不但透露过，还直接向他建议过。哲子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往事：当时湘军刚打下南京，平定了长毛，我曾私下劝过曾大人。我说：‘你功高望重，将士用命，何不乘机夺取天下，自己做皇帝，为什么白白替别人出力？’你猜怎样？我的忠告，吓得曾大人毛骨悚然。他一声不响，连正眼也不敢瞧我，只是低着头盯着桌面，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写了好多字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写的都是‘妄’字，骂我狂妄呵。这位曾大人呀，是个没有出息的伟人！曾大人没有做皇帝，我当然也做不成宰相。哈哈！”

王闳运说得有声有色，说罢，自我解嘲地笑着，又眯起老眼注视杨度，补充说：“你记住，要有非常之人，才可以建非常之业。愿你将来遇到的，不是这种没有出息的曾大人！”

杨度听着有趣，又见老师说的得意，想趁机说服老师，使他不反对少姬和代懿的离异问题，便说：“在日本的同学，都说老师思想保守，学生对他们说，我最了解老师，老师逍遥处世，通脱不羁，和自由、平等思想暗合，哪儿是保守呢？”

王闳运挥挥手，淡淡一笑，他听到“自由、平等”字眼也不那么反感了，说：“随人议论吧，悠悠是非之口，何足深论。不过，我的为人决不迁就世俗之见，比如，对你和你妹妹少姬，我看重的不是你们是我的亲戚，而是你们是我的学生。这哪里是思想保守的人做得到的！”

杨度笑着说：“这就是老师通脱不羁之处。在老师看来，少姬可以不做王家的儿媳妇，但决不能不做老师的女弟子。老师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“是这样。找几个好媳妇并不难，找一个象少姬这样才学俱优的女弟子，可不容易呢。”王闳运兴致勃勃，很满意自己的处世态度。

杨度正想再说点什么，听到“登登登”上楼的脚步声，周妈领着两个人从前院上楼来了。

周妈先向王闳运笑道：“又有你的两个大弟子来看望你啰。”

两个来人：一个三十岁左右，身穿紫红缎皮袍，天青缎灰鼠皮马褂，头戴照面镶嵌宝石的瓜皮小帽，一副贵公子气派。他是江西巡抚夏时的公子，名叫夏寿田，字午诒，也是湘潭人，是三鼎甲中的榜眼（一名状元，二名榜眼，三名探花），以制艺^{（注）}写得好出名。另一个三十出头，端正的黑脸膛，穿日本士官生制

注：当时称八股文为“制艺”，因依经立义，故名。

服，辫子盘在头上，名叫杨毓麟，字笃生，长沙人，与杨度是同科举人，又同到日本留学、同办《游学译编》，又一同归国。他不象夏寿田和杨度是王闿运的及门弟子，只能说见了面叫“老师”就是。两人都是杨度的同学与好友。

杨度见到两个同学，忙站起来，等他们向老师请安问好之后，相互拱手为礼。

周妈向王闿运耳语着什么，王闿运点点头，周妈便笑对杨度说：“少姬有事，要和你说话。”

杨度向夏寿田、杨笃生告了“失陪”，走进后院时，周妈低声告诉杨度刚才发生夫妻争吵的事，要他劝劝少姬，又说：“都是代懿那混小子闹的，不过，你还是要劝少姬忍耐些，这样你老师才高兴。”

杨度离开周妈，来到后院。这里有一排上房，东西厢房，甚是齐整。甬道两旁几树梅花正冲寒怒放，虬干斜枝，花光莹洁。少姬正站在花下等他。

少姬约二十四、五岁，外表很象杨度，有几分哥哥的爽直，又有几分女性的娇柔，脾气却比哥哥还高傲。她见杨度走来，叫声“哥哥”，眼神立即暗淡下来。

杨度象哄小孩似的，笑道：“小夫妻吵架，还值得真动气？”

“我要离开这混小子，回娘家去。”少姬忍着眼泪说。

杨度性爱梅花，见了梅花，常常留连不去。这时他抬手攀弯较低的花枝，皱起鼻子领略花的清香，眼睛一眨，发现周妈在那边正慢条斯理地拾掇杂物，显然是有意无意地听他们讲什么，他故意提高声音说：“暂时离开这儿也好，你和代懿都冷静一下再说。”